观瀑青崖间

龙泉一侧通往圭峰山顶的路径,因为坡度恰好,林木繁茂,所以攀爬起来老少咸宜。我们在秋天的清晨出发,三代人一起领略圭峰山在这个季节馈赠的盛景。

山水豆腐花的档口立在山径起点处,见我们经过,阿婆热情招手,说:"豆腐花好甜嘅,食点啦。"8岁的女儿笑嘻嘻地答:"我哋刚刚食完早餐,好饱,返嚟时再食。"阿婆听了也笑,说:"妹妹好叻。"

女儿听了一阵开心,拉着小伙伴蹦蹦 跶跶地往前走,投入绿树青山的怀抱。两 位老人家则不紧不慢,在她们这个年纪,已 经不需要再追赶什么,只需安安稳稳地走, 便是最好的旅程。两位年轻的母亲边走边 聊,总脱不开子女教育的话题,一谈起来便 "于我心有戚戚焉"。我是"瞻前顾后"的角 色,背着水和食物,一会儿快走几步喊喊前 边,一会儿慢下步子看看后边,正合着中年 将至的身份。走在同一条路上,不同年龄 的人看到的是多么不同的风景。

走过一段平路,就遇到一条沿山而下的 溪水。孩子们正在这里等候,我跨过石桥,

放下背包,用溪水洗脸。恰在此时,一阵微风拂面,溪水的清凉在脸上荡漾开去,整个人一霎时精神抖擞。我掬起一捧水,洒向身边围观的孩子们,点点凉意惹得他们尖叫着跑开,清脆的笑声在溪水边回荡。

再往前,坡度开始陡峭。雨水冲刷过的 沟壑,散乱无章的石头,交叉错落,形成一段 坎坷不平的山路。在这里前行,似乎每个人 心里都明白,越是不好走的地方,越要保持 耐心,保持谨慎,越要稳稳地踏好每一步,保 持与这座山同频共振的节律。

过了旧电站,山势更加峻拔,只听得哗哗哗的水声远远传来,我们猜想,经过前段时间丰沛雨水的滋润,圭峰山的身体里定然藏着一个海一般的宝藏。绕过去一看,嚯!正有一位好汉站在小瀑布下拍照呢,3米多高的水流倾泻而下,浇在头顶,淋湿全身,好汉却泰然自若立于水中,右手比着"耶"的手势,对前面拍照的伙伴喊:"拍好没有,拍好没有,快点快点!"沿途经过的人看他这样别致的拍照法,都会心一笑。

终于,抵达半山,对面的大瀑布映入

眼帘,若白鹭展翅于冈峦之间,正欲腾空而起。瀑布的半途,不知是哪位路人竖了一面五星红旗,随风招展,在青山与银瀑的衬托下格外鲜红。经过的人都不忘在观瀑台拍照,留下这个季节最美丽的一道风景。每个人的第一感觉,自然是"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",仿佛所有面向瀑布时的惊叹,都被这句诗涵盖了。然而,此刻,圭峰山的这条瀑布却又在三代人眼里,显现着属于每个人的样貌和韵致。老人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,携带着返璞归真的心态,看到瀑布本来的样子。小朋友精神奋发,心怀激荡,穿过瀑布看到梦幻的世界。我呢,正是看山不是山看水

与包容气质的缩影。 子在川上曰:逝者如斯夫!流动的事物 总让人对时空更为敏感。望着瀑布,我不禁 想起曾栖居于此的明代大儒陈白沙,最喜在 讲学之余遨游山水的他,一定望过圭峰瀑

不是水的年龄,望着这青山绿树之间的一

道白练,只觉它又壮观又灵秀,又清瘦又

饱满,又含蓄又开放,恰是岭南多元风格

●杨雨

布。一查,果然,他在《圭峰阁》里写道:"胜处不在远,杪秋何处寻?步崖碧涧落,眠石青松阴。地少沧溟人,山高雁骛沉。此时闲伫望,谁识倚栏心。"可见先生也是在秋天观瞻过圭峰瀑布的。然而,这一道瀑布还是那一道瀑布吗?这时的驻足处还是他那时的驻足处吗?

秋天的山水如同秋天的粮食一般,带着成熟、饱满、圆润的气息。庄子在《秋水》中说:"秋水时至,百川灌河。泾流之大,两滨渚崖之间,不辩牛马。"天地被秋水笼罩,莫说牛马难辨,在庄子的世界里,天地万物都浑然一体,不分彼此。人在秋天的青山里,在瀑布的声响里,在飞腾的雾气里,融于大自然,也会变得纯净、谦逊、丰盈。

观过瀑布,我们神清气爽循路下山。经过阿婆的档口,要了豆腐花,一勺清甜划人喉间,清晨那句"返嚟时再食"的承诺,与山泉的清冽、身心的酣畅全然融在一起。蓦然回首,青山依旧,心头却豁然开朗,多了一道瀑布悬挂心间,便默念着:且放瀑布青崖间,须观即去访名山……

四季话语一

一片秋声 雨中来

●王同举

晨雾还未散尽时,雨丝便从云端挂了下来。这雨既不是盛夏那种倾盆的急雨,也不是暮春沾衣欲湿的微雨,是秋日特有的、带着些许凉意的雨,丝丝缕缕地织成了淡灰色的网,将整个村庄都笼在了无边的帘幕里。

我站在檐下,听雨点敲出动人的秋声。 最先入耳的是雨打银杏叶的声音,"沙沙,沙沙",带着点脆生生的轻响。院角那棵老银杏栽了有些年头,枝丫早已探过屋檐,金黄的叶子被雨一淋,更显得透亮,像撒了一把碎金在枝头。风过时,叶子打着旋儿落下,有的坠在青石板上,雨珠便顺着叶边滚下来,"嗒"一声,溅起小小的水花;有的落在廊下的竹筐里,叠着薄薄的一层,雨丝落在上面,声音又轻了些,像是谁在耳边低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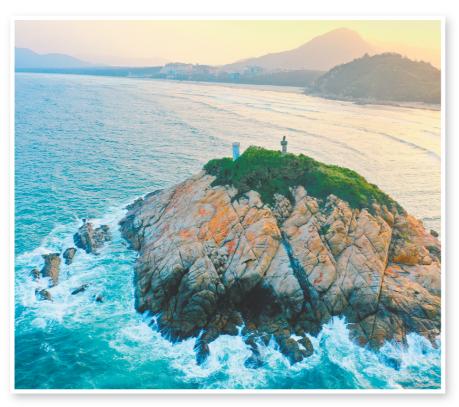
屋后的竹林更热闹些。秋风裹着细雨穿过竹丛,"簌簌——簌簌——"是竹叶相互摩挲的声响,混着竹节被雨浸润的厚重感。偶尔有熟透的竹实从枝头坠落,砸在积了落叶的地面上,"噗"一声闷响,便被松软的腐叶埋了半截。竹林附近的那条溪水也涨了,平日里细流潺潺,此刻水流是"哗啦啦"的声响,挟裹着被雨冲下来的树叶与断枝,一路往低处奔去。

檐角的铜铃被雨打湿了,风一吹,"叮铃"声也带了些湿润的钝感,和着墙角蟋蟀的鸣唱,倒成了奇妙的和音。那蟋蟀许是躲在洞穴里,声音多了几分缠绵。我想起小时候,也是这样的雨天,母亲会坐在檐下缝衣裳,我趴在她膝头,听她讲"雨打芭蕉"的故事。那时院里还有几株芭蕉,雨落在宽大的蕉叶上"噼啪"作响,像极了故事里的鼓点。后来,檐下再也没了母亲的身影,芭蕉也枯折老去,可每次听到雨声,总还会想起那样的午后,心中就多了几分安宁。

雨渐渐密了些,远山的轮廓愈发模糊,只余下一片淡淡的青。屋前的枫树上,红透的叶子被雨洗得发亮,风过时,便有几片叶子伴着雨丝飘落,像一只只翩跹飞舞的蝶。我伸手去接,一片枫叶落在掌心,带着丝丝凉意,叶脉清晰得像岁月的纹路。想起古人说"一叶落知天下秋",可这秋声哪里是一片叶子能装下的?雨点从云端落下,就有了雨打银杏的"沙沙"声,有了风穿竹林的"簌簌"声,有了河水奔涌的"哗哗"声,还有记忆里母亲缝衣时,雨打芭蕉的"噼啪"声,所有的这些声音混在一起,织就了一片迷人的秋声。

暮色渐浓时,雨慢慢小了。檐角的雨珠还在"滴嗒滴嗒"地落,像谁在数着时光。村头村尾升起了炊烟,淡淡的灰,混在雨后的薄雾里,勾勒出一幅古典乡村水墨。

不知古人为何多悲愁,于我,秋从不是萧瑟的,它的声,它的色,都藏在这秋雨里,藏在瓦檐下,藏在每一片落叶里,只待你静下心来,细细去听,去看,去感受。



《守望》郭永乐 摄



冬天的入口悄然无声 立冬之日,寒风微醒 落叶铺满了寂静的小径 金黄与灰色,交织着别情

清晨的霜花如细碎的梦 凝结在窗棂,闪烁着晶莹 那是秋与冬的吻痕 在时光里,刻下深深的眷恋



阳光变得稀薄而清冷 斜照大地,少了些温情 但天边那抹淡蓝仍纯净 像是冬日里,唯一的暖灯



雾气朦胧,晨光携露凉 霜花轻绽,在窗棂上凝望 愿这冬天,温柔以待 愿每个人都能找到温馨的港湾

冬天的诗篇,正缓缓抒写 在寒冷中,寻找温暖的方向 岁月静好,时光悠长 在每个立冬,都有新的希望

作工業语

家乡的埗头

家乡依偎在西溪河畔,岸边立着一方 就能晾晒。埗头的每一级青石板埗头——七八级青石板层层铺就,从 着浣洗的身影,搓衣声、水河岸缓缓探入河水,像一道凝固的石阶, 的薄雾,成了家乡最早的晨默默承载着村人的劳作、生活与休憩,成 人们向来勤劳,在埗头洗完了村里不可或缺的去处。 赶往田间劳作,日复一日,3

西溪河发源于皂幕山脚,自北向南蜿蜒流淌,穿开平、过鹤山,为两岸乡民带来了舟楫之利。沿着绵长的河岸漫步,总能在不经意间撞见几处埗头,皆是沿河村落为方便乡人乘船、汲水、濯衣而建。我们村的这方埗头,便是西溪河两岸众多简朴建筑中,带着岁月痕迹的一处。

家乡地处水乡,向来以种植水稻为生。每年夏收夏种时节,是村里人最忙碌也最辛劳的日子:早稻刚收割完毕,便要赶着插下晚稻秧苗,间隙还得抢时间晾晒稻谷,筹备向国家交售公购粮。那时,全村160多人,守着150多亩农田,每年要向国家交售20多万斤公购粮。

从20世纪50年代起,直到2006年,村里的公购粮始终靠船只运送——先装船运到水口墟,再交给当地粮食管理所。这水运的便利,大大减轻了双夏时节村民的劳作压力,让大家能专心扑在夏收夏种上。每当要挑稻谷下船,埗头便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:几十个社员挑着沉甸甸的粮筐,在粮仓与埗头之间往返穿梭,那长长的"挑粮队伍",成了"双夏时节"乡村里一道鲜活的风景。

每日清晨,天刚蒙蒙亮,村里的姑娘、婶子、嫂子们便肩挑竹篮、手拎衣物,陆续往埗头赶。她们要趁着太阳升起前,把家里的衣物、蔬菜都洗干净,等日头一出来

就能晾晒。埗头的每一级青石板上,都蹲着浣洗的身影,搓衣声、水流声伴着清晨的薄雾,成了家乡最早的晨曲。家乡的女人们向来勤劳,在埗头洗完衣物,便匆匆赶往田间劳作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埗头的石板原本粗糙不平,100多年来,无数双手在此搓洗、摩挲,竟把石板磨得光滑温润,仿佛藏着岁月的温度。

近水知鱼性,近河便知水甜。清晨的 埗头,除了浣衣的人,还有挑水的乡亲。在 我年少时,村里人都喝西溪水,每逢涨潮, 河水清澈甘洌,大家就提着水桶到埗头汲 水。西溪河不仅用舟楫滋养着两岸生计, 更用清甜的河水哺育着河畔人家。记得第 一次学着挑水时,看着水桶里晃动的河水, 忽然懂得:这西溪河,就是我们的母亲河。

黄昏时分,是埗头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光。村里的男人,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,下至六七岁的孩童,都会聚到埗头——冲凉、游泳,在河里追逐嬉戏、打水仗。可以说,村里几乎人人会游泳,而这本领,大多是在埗头这段西溪河里学会的。这段河道,上起滘边冲口,下至聚龙湾,近1000米长的河面宽阔平缓,被村里人亲切地称作"乡间游泳场"。

每到农历六七月,太阳像火球般炙烤着田野,连田水都被晒得滚烫。劳作一天的汉子们浑身是汗,只要有人在村巷里喊一声"游水去",瞬间便会引来一群人——抱着毛巾、拎着换洗衣物,笑着闹着奔向埗头,一头扎进清凉的河水里,驱散满身暑气。

河里既有戏水的人,也有捕鱼摸虾的

能手。村里有几位擅长捉鱼的乡亲,每次去河里游泳,腰间总会系一个竹篓。他们从埗头出发,沿着河岸溯流而上,在水里摸索一个多钟头,回来时竹篓里总能装满活蹦乱跳的鱼虾。当他们回到埗头冲凉,竹篓一打开,围观的人看着鲜灵的鱼虾,总会发出一阵羡慕的赞叹。

热闹过后, 埗头又成了村人休憩的好地方。冲完凉的乡亲们坐在青石板上,等着月亮升起。当皎洁的月光洒在西溪河上, 河水泛起粼粼波光, 一河"金波"闪闪烁烁, 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这自然馈赠的景致,成了劳作后最好的慰藉——伴着月光, 一身疲惫渐渐消散。年长者望着明月,思绪仿佛随着西南流淌的河水, 飘向远方的亲人, 一丝淡淡的乡愁, 悄悄涌上心头。

这时的埗头,还是村人"倾偈"(聊天)的好去处。大家聊着农事与家常,说着生产、生活的琐事,讨论着农产品的市价,交流着农作物的栽培技巧;兴致来了,还会聊些天南地北的故事,有人讲一段《三国演义》的传奇,有人哼一阕《柳毅传书》的唱词。

年少时, 步头的模样便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里。数十年过去, 那些场景依然清晰如昨, 时常在脑海中回味。这方步头, 伴着西溪河的流水静静伫立, 在乡人的心中, 早已不只是一方石阶——它凝聚着思念, 沉淀着乡愁, 更承载着一种独特的乡土文化, 藏着每个人心中的"根"。那是一种能维系人一生的精神依托, 无论走多远, 想起埗头的青石板、流水声, 便会想起家乡的模样。

一岁月无声

香樟人意

●宋洁兵

鹤山共和镇的大凹村,占地约11平方公里,那是片被青绿簇拥的乡野,美得纯粹而鲜活。村边立着一棵香樟树,有600多岁,如今已成了村庄的"活历史"。

20多年前,为赴这棵古树的约,我曾踏访过这个小村庄。那时进村的路,是条破旧的土路,硬实的泥层下,乱石突兀的轮廓藏都藏不住。汽车碾过,总免不了一阵顿挫颠簸。可这里没有城市的扬尘与喧嚣,乡野静得像与世隔绝的港湾,连风穿过田埂的声音都清晰可闻。

小村庄的古朴,是浑然天成的美。修篁摇曳,美树成荫,轻盈的小河绕村而过,岸边菜畦整齐,田亩连片。荷锄的老叟走在田埂上,远处屋顶升起袅袅炊烟,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犬吠——一切都循着"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"的节奏。村尾的老樟树,像位阅尽沧桑的长者,用"独木成林"的奇观,向每一位访客展示其风采,也默默守护着这份恬静的世外时业

今年暮秋之初,天朗气清,风也温柔。循着樟香,我再次走进这片久违的乡野。远远望去,老樟树依旧高大挺拔,枝叶蔓披,密密丛丛地撑起一片浓荫。走近了才看清,它盘踞的根柢深扎大地,皲裂的树表似刻满年轮的卷轴,凹陷的树穴藏着岁月的絮语,凸起的瘿节宛若时光的勋章——每一处痕迹,都在诉说它与风霜同行的故事。枝叶间的鸟儿叽呱啾啾地唱着,声音里满是快意,竟似带着几分醺然的慵懒。地上的落叶虽,藏着"一岁一枯荣"的哲思,默默见证着母体年复一年的欣欣向荣。站在树荫下,周身被清凉包裹,恍惚间竟有了潜入林海深渊的错觉。

俯仰之间,20余年已过。于岁月长河而言,这不过是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;可于我而言,站在老樟树下的自己,早已从当年的访客,变成了满头白发的长者。比起古树600余年的光阴,我的年岁渺小得如沧海一粟。难怪古人会叹"岁月流水,人何以堪",此刻我才算真正懂得了这份心境。

更让人动容的是,老樟树四周,7棵同根旁生的小樟树已亭亭玉立。它们历经百余年风霜打磨,像接过了老樟树的"接力棒",把浓荫一再向外延展,让樟香飘得更远。这棵古老的香樟树,就这么涉过历史长河,携着一片青绿,从昔日走到今日,还将向着未来生长。

我对古树总有种天然的亲近感,总想着凑近了与它"对话"——不为别的,只为走进那片古老的气场,追寻远去的人间烟火,捕捉昔日的只风片影,也体会先辈们"后之视今,亦犹今之视昔""世殊事异"的世事奇妙。此前我曾见过桥山上5000年的古柏,它沉默的坚守让人敬畏;也曾为挂甲柏的忠诚动容,在孔林的古树长廊里享受过徜徉的惬意。庾信笔下"秦则大夫受职,汉则将军坐焉"的句子,更让我知道,天下的古树良木,也曾见证过英雄封侯的荣光。

再看今日的大凹村,早已旧貌换新颜。一条平整的柏油路蜿蜒进村,把四方来客稳稳地迎进来。路的两旁,一边是花草错落的绿化带,一边是波光粼粼的鱼塘,偶有白鹭掠水而过,景致竟像大花园一般,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,想多亲近这片乡土。

昔日简陋的关帝庙前,如今建起了两层台阶的村民活动广场。站在广场上,再也没有过去的局促与无趣,只觉视野开阔,心也跟着豁然开朗。秋收后的农家人,脸上带着喜悦,把金黄的谷子摊在广场上晾晒,颗粒归仓后,除了自给自足,还能把余粮卖给国家。广场旁,村民栽下了成行的绿树,铺就了一片绿油油的草坪;一侧是三层半的崭新民居,错落有致;另一侧是粉刷一新的老宅,保留着老村的记忆。不远处,新建的养老服务站,保留着传统中式元素,透着现代生活的暖意。

翻阅大凹村的近现代史,我对这片土地生出了全新的敬意。村里的后辈们从不忘本,不仅传承着红色基因,更留住了先辈们的红色足迹——无论是战争年代的不怕牺牲,还是建设时期的忘我斗争、艰苦卓绝与无私奉献,都成了村庄的精神财富。新时代的大凹村人,还在探索"助农新模式",打造"政府+企业+电商+农户"的新型产业,用产业振兴乡土。他们正凭着一股韧劲,把古老的村庄建成美丽家园,让这份事业、这片乡土像老樟树一样,永远常青,代代相传。

晒谷场上,农家人还在不时翻动着稻谷, 金黄的颗粒在阳光下闪着光。村头飘来阵阵 稻米清香,村尾的樟香随风吹送,阳光里还 裹着柏油路蒸腾的温热气息——这些味道交 织在一起,像一句温柔的挽留:"请你有空再 来。"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放心夹菜 共享美味

A WORRY-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 ENJOY FINE FOODS

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

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 SERVING CHOPSTICKS





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江门 市文明办